

# 二十年代“革命文学”话语研究

严 云

江苏省徐州市江苏师范大学, 中国·江苏 徐州 221100

**【摘要】**革命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全方位的变革运动。对于20世纪战乱频仍的社会来讲,“革命”二字不论对于文学还是政治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世纪以来,“革命”一词在这百年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学的底色,也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传统。本文便想从“革命”二字本身出发,探究“革命”作为一种话语形式自身的演变及其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所起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革命;“革命文学”;论争研究;理论评述

**【基金项目】**项目名称:二十年代“革命文学”话语研究;项目编号:2020XKT766。

## 1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1.1 二十年代“革命文学”的溯源

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继续其政治抱负并从日文译作中学习西方人文思想。为了唤起国民的改革热情,他极力传播“革命”之说。梁启超的号召直接带来了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小说杂志与文学副刊的风起云涌,出现了大量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1911年《进步》杂志第1卷第6号发表了一篇《革命与文学》。提出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都是以理论作为革命的旗帜,由此可以看出文学之于革命的重要性,只有让更多的人明白革命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才能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到革命中,《革命与文学》是二十世纪第一篇在报刊杂志上正式提出革命与文学关系的文章。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两篇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此展开。1920年初,随着时代语境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开始向政治倾斜,试图以文学辅助革命宣传,唤醒广大青年由于五四的告终而沉寂的革命热情,一部分共产党人要求文人摆脱五四时期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为无产阶级革命奉献终身。1921年费觉天和郑振铎进一步讨论了革命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能够使革命成功的,不是甚么社会运动家,而是革命的文学家。”<sup>①</sup>这是因为革命文学家可以通过作品感召、呼吁大众对于革命的热情和信心,鼓舞他们作为国民对抗侵略者的勇气,这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武器。1923年始,“革命文学”开始在国内蓬勃发展起来,以《中国青年》为主要阵地,提倡文学承担起社会改造的任务、要求文学家积极投身现实的革命事业。1927年大革命夭折,在革命的低潮中,革命文学诞生并走向了高潮。李初梨、成仿吾、华汉等创造社成员应时代之需将该社“转换方向”,提出了革命文学的主张,大革命的失败让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需要强有力的理论支持。1928年成仿吾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眼光过于狭隘,失去了文学的社会功能,由此拉开了“革命文学”论争的序幕。郭沫若也曾在《创造月刊》上发表《革命与文学》一文,结合当时的社会语境和时代政治背景,郭沫若再次提出革命与文学之间互利共生的关系,这篇文章被李初梨视为首倡“革命文学”的第一声。郭沫若在文中指出,“文学是革命的前驱——在革命的时代必须有一个文学上的黄金时代。”“那么我们可以归纳出一句话来就是:文学是永远革命的,真正的文学是只有革命文学的一种。”郭

沫若对“革命文学”具有前瞻性的论述一方面表明了从“艺术宫殿”“突变”出来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也是革命高潮时期社会情绪的印证。但是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作家的政治立场开始“模糊”,凡是脱离无产阶级的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被打为反革命,鲁迅、茅盾等人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也由此展开。论争已不仅仅停留在文学观念不同的层面上,开始论及人生、历史、社会等多个宏观方面,从多个角度表明各自观点,可以说论争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讨论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而是探讨文学与现实人生的关系。这次论争也促进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进一步研究。

### 1.2 “革命文学”论争的缘由及经过

1928年前后是“革命文学”论争正酣的时期,鲁迅以及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元老都参与了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革命文学”论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茅盾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质疑,他提出疑问,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否照搬苏联,这种模式在苏联应用得非常成功但能否适用于中国还有待考量,一部分共产党人和文学家认为茅盾的思想是危险的、落伍的,应该及时纠正,避免落入资本主义的漩涡。“留声机”概念和“创作哲学”是这一时期论战双方进行思想“落伍”与否论争的两大关键性话语。事实上,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的分歧在于,创造社和太阳社提倡文学是有阶级之分的并且文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革命,忽视了文学的特殊性和文学本身的内在规律。他们在为文学打开一个新领域的同时,也把对文学的认识引入一个狭窄的空间。鲁迅则认为文学本身并无阶级之分,文学首先必须是文学,具有自身独立的性质和内在的规律。一部分文学家和评论家认为革命的文学家应到民间去,去真正体会劳苦大众的生活,将现代社会现象加以革命情绪写在纸上。例如顾颉刚在《文学与时代》中呼吁我们需要的作品是代表无产者说话、描述无产者生活的作品,革命文学家应到乡村去!都市中的劳工作家应更多关注劳工被压榨虐待的生活。赵冷在《革命的我观》中阐述过各个阶级对于革命不同的历史使命,左派应训练无产阶级战胜一切的意识,力图使文艺作品成为劳动者的武器去战胜有产者,站在政府一边的真理派应将理想与现实相结合,在认识革命的过程中酝酿革命意识。赵冷在文章中表明了革命的实质与形态,“革命文学是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一种文学作品,是描写被压迫阶级苦痛辗转的情形,与夫全个阶级的心理机制以及两个阶级间的利害冲突的作品”。革命者要建设的文学是“摆脱一切不合法的既成法则与既成

形式, 打倒一切浅薄无聊的趣味, 以诚挚的态度深入人性之根源的、自我表现的文学”。文学是无法与社会分离的, 文学的创作素材来源于社会, 社会革命的理论指导来自文学的经验积累, 文学不应简单作为革命的工具, 要充分发挥其在思想领域的作用, 成为启发明智的有利文化手段。1929年,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协调和自身强有力的向心力, 这场论争逐渐趋于沉寂。

革命文学论争的缘由是我们研究革命文学必须要了解的, 关于这场论争的缘由, 一般看法认为一方面是两个社团成员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了他们去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思想, 另一方面则是大革命之后文艺界普遍受左倾思想影响形成了严重的宗派主义, 极端的排除异己的想法让两个社团的人水火不容。这是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两种原因, 但是这种解释没有回归到当时的历史现场进行分析, 作为多元共生的文学史形象, 从话语层面、历史层面面对革命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 2 二十年代“革命文学”现有研究及其文化价值

### 2.1 “革命文学”研究的相关作品及主要观点

研究者对“革命文学”观所受的苏俄文艺运动和日本福本和夫主义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对照和梳理, 代表性的成果有斋藤敏康的《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发展》、艾晓明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张福贵的《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与李初梨的“革命文学”观》和靳明全的《中国现代文学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等, 主要探讨“革命文学”的起源受外来文学的影响问题, 对于“革命文学”话语本身则缺乏进一步的关注。王学谦的《以自由意志质疑政治革命——关于鲁迅与太阳社、创造社的论争》则指出, 创造社太阳社的主张是一种以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条件为依托的客观规划, 鲁迅却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文化感受。鲁迅和他们论争的实质是以强烈的自由意志质疑创造社等人的历史规划。这一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当年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茅盾等人关于“革命文学”写的是什么、为了什么而写等问题的论争, 通过对论争的分析得到一个更为清晰合理的关于“革命文学”的发展脉络。

王又平《“启蒙——革命”文学的世纪回望》一文中将“革命文学”作为回望二十世纪文学的窗口, 因为没有一种文学研究能够做到准确回归历史现场, 所以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经过、“革命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对于文化现状研究来说都有很大意义。蔡洞峰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鲁迅》一文中以鲁迅为切入点阐述了“革命文学”论争的经过及各方理论的应用实践。刘子凌《“革命文学”论争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再评述》一文聚焦于“革命文学”的现实性, 对“革命文学”具体作品的创作方法和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作了细致分析, 这个角度是比较新颖的文章分析得也较为细致。覃昌琦《“革命文学”论争与茅盾的革命文学话语再造》一文以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前后茅盾在政治和文学上的观点为主展开论述, 张广海《“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一文以阶级理论为主要研究视角, 通过对各派论争观点的总结, 理论支撑的分析, 以纷繁的历史脉络为依据, 逐步分析出阶级理论在论争中是如何成长的, 逻辑严密, 思考深入。

纵览关于“革命文学”的这些研究, 无一不显示出“革命文

学”的研究活力在日渐成长, 这也为更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研究中极少有利用文学理论对革命话语理论本身进行探究的, 而“革命文学”的产生正是由于革命话语的制造、流通和积累。另外, “革命文学”现代性对“五四”文学现代性的批判是现代性的倒置, 它用启蒙现代性去批判审美现代性, 这就造成“革命文学”本身缺乏质疑性的现代性话语而单维突进、唯我独尊, 试想如果一种本身存在很大缺陷的文学样式在没有任何反对声音的环境下一直主宰着中国的文化环境, 那么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张力结构也会存在崩溃的危险。所以我们也应关注对于“革命文学”话语的研究。

### 2.2 “革命文学”研究的文学史内涵

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文学革命”为主进行了小说界革命等文学上的大变革, 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便逐步转为“革命文学”, 文学开始应用于革命领域。革命文学分两派: 一派主张以革命事实为题材, 专门描写革命情绪的才可以称为革命文学; 一派主张只要有反抗精神和前进精神即可算作革命文学, 最终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只能看具体作品。

郭沫若曾在《创造周报》发表过一篇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章:《革命与文学》, 文中提出两种声音: 反对的声音认为革命与文学不能共存, 支持的声音认为革命与文学完全可以一致, 文学的黄金时代往往出现于战乱年代。20世纪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与社会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法国浪漫主义、德国表现主义、俄国现代主义以及最顽固、最喜妥协的英国社会主义都是在各自艰难的社会革命中产生的文学, 所以对于中国本土文学来说, 不能只将眼光放于抵抗有权有产阶级之上却漠视了社会革命对文学所起的巨大作用。真挚的人性加上审美的表现形式可以称之为永远的革命文学。作品的效力是永存的, 不会随着时代的进化而淡漠, 作家创作时要有自我意识也要有团体意识和强烈的感情。芳孤在《革命的人生观与文艺》一文中批评文学家只知风花雪月不识人间疾苦, 文学作品则只知歌功颂德, 不配称之为文学。文学本应是为人生、为社会进化奉献力量, 但是人生是什么? 不断地变、不断地乱, 不断求新变异, 为了全人类的幸福不断反抗。真正的文学应是具有革命性的反抗精神的文学, 真正的文学家应是能先乎众人感受到民众今时今日的痛苦然后用审美方式表现出来的。麦克昂的观点与芳孤大同小异, 他在《英雄树》中借大而无用、华而不实的木棉树讽刺只知吟风弄月的文学家们, 认为文学应跟着时代走, 无产阶级文艺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文艺, 不是无产阶级造就无产阶级文艺, 而是文艺反映革命, 文艺与阶级互相成就。他认为文艺与生活脱节的原因就是文艺家的思想太固蔽了。想在新月里做梦首先要造出一个新月来, 不要一味沉浸于幻想中。蒋光慈在《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中说如若文学是生活的表现, 那我们现在的文学与生活相比落后太多, 空喊革命文学的口号是无意义的, 需得以文学展现革命生活。由于社会变革太快, 许多文学家徘徊歧路不知所以, 有的甚至投降了反动势力, 极少数能为光荣奋斗, 文学家与旧时代牵绊太多, 赶不上社会生活的变化, 如此应如何提高文学家们革命情绪的素养以及对于革命的信心呢? 蒋光慈在文中作出了回答: 第一步要努力于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认识, 了解现代革命的真意义。第二要努力与革命的势力接近, 渐

渐受革命情绪的浸润。最后对革命洪流中新生的一代青年作家寄予了深切的希望和期待。他还在《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中强调要实实在在以事革命文学的建设,打倒非革命文学的势力,要认识现代生活并探索出一条改造社会的新路径,描写英雄的都不算革命文学,除非英雄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具体阐释了关于革命文学的三大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回答了什么是文学,创造社认为文学是自我的表现,革命文学派则认为文学的任务在描写社会生活。李认为文学是生活意志的表现,是一个阶级的武器,第二部分讲述了对于文学革命的历史的追踪,从白话文学的运动开始,青年人就分成两大阵营,一派投身官僚,一派坚定革命,在这样的社会情势下如何建设革命文学就成了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但是问题归根结底又回到了最开始:革命文学或说无产阶级文学到底是什么?李初梨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是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文学是思想和情感的组织化,思想的组织化是对社会的认识,文艺家要认识社会,同时对文艺确立一种道德的、美的联系。

“革命文学”论争及期间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对于现代文学史来说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这是现代性的内部启蒙,是现代性和

审美现代性的对话,深入探讨“革命文学”理论蕴含的规律可以让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了解得更加全面。

#### 注释:

①西谛(郑振铎):《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九号,1921年7月30日。

####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2]张武军.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另一种叙述——中国青年党视野下的革命与文学[J].文学评论,2018(02):127-136.

[3]尹宝茹.试论二十年代后期革命文学的凸显[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06).

[4]王智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文学”综论[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院.2002.

[5]程玉梅.文史结合的多重启示——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文学”研究》[J].鲁迅研究月刊.2014(09):94-96.

#### 作者简介:

严云(1997.08—),女,汉族,江苏宿迁,硕士在读,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